



为新事物开辟道路

雷 加 戈 揚 等 著

工 人 出 版 社

为新事物开辟道路

雷 加 戈 揚等 著

工 人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介紹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積極分子事蹟的十篇特寫。有一向完成任务最好的青年突擊隊，有双目失明仍努力改進工具的青年工人，有在平凡的崗位上勤懇勞動的統計員，也有戰鬥在大森林、戈壁灘和北大荒的男女青年，還有在工廠裏從事創造性勞動的車工和煉鉄工人。他們克服困難、忘我勞動的精神，具有極大的鼓舞作用。

為新事物開闢道路

雷 加、戈 揚 等 著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

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5606 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172,000字 印張：14 插頁：2 印數：1—50,000

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（4）三角一分

目 錄

張百發鋼筋工青年突擊隊	雷加一
趕著高爐跑	戈揚四
車床上的友誼	高子學五
走向智慧的大門	齒子吳
森林裏的大夫	遼斐五
女子測量隊	臧克家五
在平凡的崗位上	金鳳七
奔馳在草原上	遼斐八
『我要當一輩子護士』	劉文典二〇
守望在川江險道上	張奇二七

張百發鋼筋工青年突擊隊

雷 加

在張百發青年突擊隊裏，勞動紀律很嚴格，而且是大家自願遵守的，不帶一點勉強。他們保證了出勤率百分之九十九以上。

也許有人以為他們建隊以來就如此，其實不是的。下面一件小事，可以說明一切。

有一次工地的警衛同志向隊長張百發提出了一個意見：『你們整天拿着擰鉤子綁紮鋼筋，可是，這是為什麼呢？偏偏自己的符號不戴在胸前……』張百發的符號是天天戴在胸前的，警衛同志的話自然是指隊裏的人了。如果是別人，他会挑剔一下，別的隊也有不戴的；或者自己以身作則就對了。既然隊長自己戴着符號，再翹翹指頭對隊員說：『看呀！我的符號戴在胸前，你們也要……』甚至厲害一點，加上一句：『自覺嘛！同志們！』可是張百發並不如此。他有另一套做法。第二天早上，張百發隊的符號全戴在胸前了。仔細看看，別符號的別針都是新的，是張百發從合作社買來的。隊員們沒有說第二句話，全用別針別上自己的符號。一面別着一面引起了自豪的情緒：『我們是青年突擊隊嘛！小事上也不能含糊！』

張百發隊是趕進度的能手。他們每次都超過百分之三十以上完成了任務。從他們最初訂的數字到現在的數字，好像是爬山一樣。他們一步步爬上去，一點也不覺得什麼；可是站在山下的人，望見他們站在高峯上，心中總是又敬佩，又驚奇。

張百發隊的光榮，主要表現在接受任務上。張百發的特點是大胆接受任務；當然，最初也並非如此。頭一個任務，他是硬着頭皮答應的，第二個任務是冒着胆應承的。以後他明白了，凡是艱巨的、困難的、需要帶頭的、限期完成的任務，不交給青年突擊隊去幹，交給誰呢？有時上級先是同他商量，張百發就說：『我們是青年突擊隊嘛！應該……一定……』上級問有困難沒有，他又說：『有困難，我們自己克服！青年突擊隊嘛！』他記得頭兩次，這些話本來是上級說的，還帶着鼓勵的口吻：『你們是青年突擊隊嘛！應該……一定……』『有困難，你們自己克服。青年突擊隊嘛！』

可是最初，在部分隊員的眼裏，他的這個特點不算什麼特點，而是最大的缺點。

原來建隊那年，隊長才十九歲。多數隊員的年齡都比他大一點，手藝也比他強一點，他只有一點織布手藝，不久才轉到建築業來的。依照隊員的說法，他不過是個頭髮鈎鈎巴巴的年輕娃娃，什麼特點也沒有。一開頭他就把挖下水道的活攬過來，有些隊員認為這是最不該的。可是他們哪裏知道，張百發在建隊時就受到了重大的考驗呢！這個青

年突擊隊的成立，是張百發从市委团校回來後提出的。他說：『建築蘇聯展覽館有青年突擊隊，我們為什麼不該有？』上級認為这个意見很好，但需要慎重。『要建立就得像这个样子，可不能半路垮了。』當時張百發回答說：『有党和团的領導和教育，怎麼能垮？』就这样，青年突擊隊成立了。既然建隊了，任务就下來了。他接受任务也不是沒有講過價錢。当上級給他們挖下水道任务時，他藉口都是鋼筋工，挖下水道二點五公尺的定額好像太高。他明明白白的意思是要幹鋼筋活。當時沒有鋼筋活。团總支的同志對他說：『幹去吧！有团的領導和幫助，一定能完成。』这正是他建隊時講过的話。他听了這話，赶快答应下來。

張百發先同隊裏的青年团员開了个会。他們都支持他。有人說，挖下水道是力气活，賣點力气就能突破定額。一致通过控制計劃二點八公尺，還要爭取達到三公尺。他們在開工典禮大会上，就把这个數字提出來，得到了熱烈的歡迎。头一天就幹得不錯，挖了七公尺。有人問這七公尺是怎麼挖的？大家那時還不太會總結經驗，瞧瞧手上的水泡，心想：除了熱情，還有什麼呢？第二天，又挖了七公尺，差不多天天都得把保證書要回來修改數字。那時同青年突擊隊一塊幹的，還有瓦工隊。瓦工們在大会上聽見這羣娃娃提出二點八公尺，有人暗自笑了笑說：『兩點八公尺，三公尺，也值得到台上叨咕

叨咕！』後來聽說挖了七公尺，這時又說：『虧你們年輕，現在有一手；可是挖下去，出了水，保你一公尺也挖不到。』五公尺深的溝，挖兩公尺有墓石，挖四公尺遇到流沙，再挖下去就是地下水……的確够困難。

可是數字還在提高。他們隊裏有一個隊員叫任福丑。張百發同他談過話，鼓勵他爭取入團。任福丑提出保証出勤率百分之百。他的手上磨起了四五个大水泡，不肯休息。他說這算得了什麼，比黃繼光差得遠呢！還有一個趙寿生，幹起活來賽老虎，可是數他最小，大家都愛惜他。他扭了腰，隊長不分配他工作，他死不去，站在溝邊清理土，還一趟一趟地給隊員打開水喝。

還有一個叫曹勝有的，身大力壯，只是不愛說話。他剛入隊就不安心。這有个原因：全隊十二人中，有八个是从小就互相認識的，他和另外三人都是从別處調來的，所以他老是覺得彆扭；可是他不自責自己不合羣，反怨別人孤立他。他心裏想：『趁早走開，別叫他們欺侮鄉下人。』有一天，他跑到在『北医』工地工作的熟人那裏，把這些事一五一十地說了。这个熟人叫張振鋼，听了他的話，啞啞嘴說：『你还說你是鄉下人呢？誰是老实人也看不出來。張百發過去是我的徒弟，我知道。你說他年輕，我見過不少年輕人，但像他那样心眼老实的年輕人還不多。』这样，他回去以後，什麼也沒說，

一心一意地幹起活來了。

這一段工程完了，又分配了一段工程：挖臭水溝。張百發早就盤算着這個任務落在自己手裏不好辦，可是偏偏就落在自己手裏了。他對張師傅說：『任務弄錯了吧！』他這樣說也挺對，如果有鋼筋活，他們早該幹鋼筋活了。可是張師傅一點不含糊地說：『這活，你們不做，誰做？你們全是小伙子呀！又是青年突擊隊呀！別說啦！』張百發也連忙說：『別說啦！』任務就算定下來了。

這些日子，大家都摸熟了體性。只有一個叫小鄧的小伙子，大家摸不準他哪來的那麼大的脾氣，碰着誰就同誰碰，真是名符其實的『炸子』。他和小劉在別的工地都做過組長，張百發担心的就是他。果然，他炸開了。他指着張百發說：『這任務，你也接。』聽他的口氣，要是他早就給頂回去了。張百發仍然沉住氣做解釋工作：『我也說不該做；可是我們不做，誰做？』『我們』這兩個字拖得挺長。不难看出，既是青年突擊隊，困難的活不輪到我們做，誰做。小鄧听他一說，就更炸了：『哼！這二十幾天，剛做出點成績，你又接受了這樣的任務，這回達不到定額多難看。』他倒是為了青年突擊隊的名譽，理由也挺充足。所以他說完了，放下臉來，再不肯收起。有人提出緩和的意見說：『怕完不成，降低定額行不行？』原來領導上也有這個意思：既然困難，可以降低定額。

可是那個曹勝有——就是从『北医』回來以後就老老实实地幹活的那個人說話了。說實在的，誰也記不起他上一句話是什麼時候講的。這時他說：『不好挖，也不能降低定額，我……不，咱們不能出個主意？……』他的聲音不大，也不特別；但是他出的主意很好。他提倡用吊斗往上運土，不但比用鍬扔土強得多，而且解決了溝深、土扔不上去又順着鍬把子回來的問題。憑着這個吊斗，他們又超額完成了任務。工區為了防止臭氣，發了口罩，医务室又發了棉花和藥水。藥水真靈，先把鼻子燻『聲』了，什麼也聞不到。但是，主要的還是全体隊員為了給『五一』獻禮，才把定額提到十四公尺，超額百分之二百五十。

『五一』以後，他們接受了本工種的任務：為三工地的大樓綁紮鋼筋。他們一共紮了一百零八噸，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完成任務。

在這裏出了一件事。

按工序講，木工在前面製木盒子，鋼筋工鋪鋼筋，綁紮，然後是澆灌水泥。鋼筋工做快了，会同木工頂頭；做慢了，又会同水泥工鬧事。既是青年突擊隊，工作效率高，同水泥工鬧事是決不會有的。要有，也是同木工頂頭。頂頭的事，確有這麼一回。他們在三工地，有人喊了一句：『追上去！』所謂追上去，就是追木工。有些驕傲情緒的人是會

這麼喊的。附合的人也會有的。事情就是這麼發生的。另外也是因為從基礎鋪到三層，鋪順了手，說追上去，很容易就追上去了。木工師傅釘釘子不能超速度，他們——這些鋼筋工可把鋼筋全堆在木工的腳底下了。鋼筋一大堆，絆手絆腳，這就妨礙了木工的工作。真是頂頭了。木工師傅理也不理，第二天竟跳到前面工作去了，後面積下一大截，空着。張百發走去問木工師傅：『咋回事呀？』『你說什麼？』『這，空着一截子，叫我們乾瞪眼。』老師傅也不說別的話，只說：『設計變更啦！』張百發也發了火：『我去找工地主任。』可是張百發走了不遠，聽見後面一面哈哈地笑着，一面喊：『剛才來電話，說又不變啦！』張百發知道自己理虧，沒有去找工地主任，直接到團總支去了。結果受了批評，說他們只顧自己，不顧集體。張百發回來召開檢討會，他開門見山地說：『因為時間關係，咱們重點檢討……』他說了個頭，王志義就說：『好，我來。』張百發有自己的主意，不讓他說下去：『別，我先來……』他接着說下去，說到自己，說到大家。他主張去給木工師傅賠禮。小鄧一聽又炸啦，說：『給誰？給他們。哼！想得不錯，叫他們給我賠禮還不大離。』張百發知道有團員支持自己，立刻回答說：『別以為這是小事，它影響咱們隊，還要影響整個工區。咱們青年人幹活在前頭，承認錯誤在後頭嗎？錯了就要承認，這是青年人的特點。』他們推出代表，到老師傅那裏去了。張百發真有一種自我檢

討的精神。他對老師傅說：『我是農村長大的，在農村沒有不尊敬「老人家」的。對我們來說，在這裏不尊敬老師傅也是不對的。』老師傅原來比他們還客氣，對他們說：『先別說你們幹什麼來啦，只瞧瞧這麼大的雨吧！再說，一個巴掌也拍不响呀！』

這件事結果弄得很好，兩個工种由不團結而團結了。只有小鄧沒有去，並且一連好幾天生悶氣。張百發心中有底，以後不論分配什麼活，都把小鄧分配在後面，因為前頭有木工呀！

哪裏有活就到哪裏去幹！九月初，青年突擊隊由二工地調到六工地。有一次，他們連續幹了三天四夜，多趕出了一天的進度。這是他們給國慶節的獻禮，同時也給水泥工創造了條件，既能灌上水泥，又能利用假期養護水泥。在這次突擊性的行動中，發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那个小鄧有一回匯迷糊了，整整脫了一班。他就是這樣一個人，缺點是有，活總是幹得很好；因此，大家一句也沒有批評他。他又生氣了，這次可是對自己。从此，他改變了。正好張百發要往地下室牆裏插一根鋼筋，小鄧不声不响地走過來，搶過鋼筋就要下去。鋼筋好插，可是入口太小。張百發說：『你要下去，我去給你取工作服。』小鄧還是那種神氣：『怕髒，還幹活。』張百發又說：『就是下去，也該着我，我的个子比你小，容易下。』『你看着吧！』結果他順順當當地下去了。張百發總

算摸到他的脾氣了，又要批評，又要鼓勵，缺一樣也不行。所以當他們因為添了人，成立第五個互助組的時候，張百發在全体隊員面前宣佈說：『我們一共五個互助組，最初是三個，後來四個，現在五個。現在我宣佈小鄧是第一互助組長……』小鄧聽說第一，心裏高興；可是又急著說：『怎麼我是第一……』張百發望了他一眼，仍然說下去：『你就是第一，小劉第二……』小鄧又打斷隊長的話：『我來第一，可不行……』張百發突然問：『那末你第幾？』小鄧縮縮脖子，噎了一下，說：『我……我第末……』『你第末，也還是個組長嘛！』別人知道小鄧的心意，都笑了。他也跟着笑了。

接着是冬季施工。九月開始的時候，三工地的地上剛剛刨去了草，但是到十二月，鋼筋已經綁到第七層了。呆在上面工作，風會把人刮下來。公司發了綫手套和棉手套。全隊提出抗寒決戰的口號。沒有一個隊員說冷。只要說個冷字，馬上有人會問：『你幹活了沒有？』那人便沒話說了。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懂得『寒冷凍懶漢』是指着什麼說的。最後他們被評為抗寒決戰優勝隊。

冬季也是開展文娛活動的季節。可是文娛幹事小劉最近特別不積極。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中學生，老有思想問題。過了年才揭了底，他向隊長提出要調隊。問他什麼原因，他支支吾吾地說是體力不好。張百發前前後後想了想：李開先也不安心，讓小劉走

了，李開先不是也要走嗎？可是張百發答應了他，說：『你要走，咱也留不住；可是臨走開個會吧！你也給我們提提意見。』正好全隊搬家，單單把小劉留下，晚上全隊又回來開會。參加會議的有上級派來的同志，也有白鉄工老師傅和別的組的鋼筋工。會前唱了『年青的人，火熱的心』的歌子。張百發做了檢討，小劉也做了檢討。最後張百發又給小劉提了意見。他說得很公正，認為小劉工作有成績，也有嚴重缺點，因此他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：『是你体力不好，還是我領導不好？如果說我領導得好，你自然不會要求調隊了。』有人接着說：『一個青年人要求調出青年突擊隊，真是個大恥辱。』小劉還想辯解，他說：『調到別處，我也能起青年作用呀！』有人立即問他：『這末說，你不是体力頂不上，而是對隊長有意見啦！』『說有就有吧！我在这裏得不到培養……』這時李開先開砲了，指着小劉的鼻子說：『隊長教育你，幫助你，你才入了困，還說培養不夠。那我怎麼說呢？』原來他還沒有入困。接着就有人揭破了小劉的心思，說是他想調到別處當隊長。小劉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，低着頭不說話。有個白鉄工老師傅嘆了口氣說：『哎呀！你們實在不知道我們對年輕人怎麼看法。我看見你們就高興，每天晚上唱呀唱的；聽見你們唱，我就想我能入隊才好呢！』大家鼓起掌來，不知什麼時候小劉哭了。眼淚一顆一顆地掉下來。他慢慢地站起來說：『以前說培養不夠，現在我知道辜負

了团的培养，只要……我就不……」大家喊着：『欢迎回队。』張百發說：『我們回來開會，也是回來接你的。』會就這樣結束了。大家唱着『團結就是力量』的歌子，不用說，還是小劉打拍子。他站在凳子上，眼睛有些發澀；可是他自己也唱起來了，後來也笑了。他从凳子上跳下來的時候，全体隊員圍住了他。

青年突擊隊的文化娛樂生活，這時才真正開始了。一搞聯歡，小劉總是總指揮。隊員裏有三個會吹口琴的，兩個會拉胡琴的。張百發就愛拉胡琴，小劉愛唱，兩個人配在一起，不是唱『劉巧兒』，就是唱『借東風』。現在他倆睡覺也緊挨着。因為張百發常常寫挑戰書什麼的，小劉便幫助他。小劉自己說是隊長的秘書。這是他有意謙遜，實際上他倒是張百發的文化教員。

青年突擊隊早就有了謙遜樸實的作風。這次搞節約運動，从今年三月到五月，他們節省了四千二百公斤材料。張百發每次都強調這是大家的成績。實際上，他有一次到楊福林家裏去，看見一根火筷子，說是五毛八分錢買的。他回來对大家說：『一根火筷子值五毛八分錢，一根鋼筋值多少錢呵！』這確是有啓發性的談話，節約運動也是從這時才深入開展的。

接着隊長出國了……

七月裏，又來了臨時任務。副隊長楊福林和張百發一樣，也是能够大胆接受任務的人。他們轉到二公司了。想不到一開頭，他們就來了個衛生運動。這是因為他們去了之後，沒有地方住。勞動科準備騰大樓讓他們住。他們不願意把別人擠出去，自己住下。他們問道：『院子裏支着的帳篷，為什麼不叫我們住呢？』帳篷的周圍長着草，還有垃圾；下雨時帳篷漏水，天熱時又像蒸籠一樣。本來誰都不願意住的，他們住下了。工会小組長孟昭鵬立刻發動大家打掃院子，並且把整個住宅區都帶動起來了。大家一面打掃，一面問：『你們是哪裏來的？』他們回答說：『青年突擊隊。』北京市青年突擊隊够多的，沒有什麼奇怪。接着任務單下來了，三十二噸鋼筋，光是配料。定額是一百一十五個工，他們討論的結果，控制計劃七十個工，爭取五十個工完成。臨走時因總支指示，絕對遵守操作規程，不許返工。因為這裏不但常常返工，而且常常達不到定額。第一天的成績單報上去，勞動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高的工作效率，立即轟動起來了。有的工人還跑去問：『你們隊長是誰？』他們答：『楊福林！』工人听了听，搖搖頭，不知這是哪裏來的一個隊。第二天，由勞動科召集了技術交流会，全公司才知道原來就是張百發青年突擊隊。

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就是今年北京最熱的那幾天。張百發青年突擊隊完成任務的數字

像同氣溫比賽似的，也一天一天高上去。有好幾個隊員幹完活，連飯也吃不下去。公司派人來叫搬房子，他們還是不搬。心想既住下了，再搬多不好。第二次公司又派人來問：『你們有病号，是誰？』他們照樣答：『沒有。只是沒吃飯，一吃飯就好了。』他們好像是在火綫上，帶病也不下火綫。因為他們覺得，如果連這一點困難也頂不下來，隊長在國外也不光榮呵！